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七

儒林傳

宋八

呂祖謙　蔡元定沈　陸九齡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竒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名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俾嘗

試僥倖之説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業可復矣名試館職先是名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讜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體必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

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乎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

過咎浸積内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
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
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
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
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
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
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然文治可觀而
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

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
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
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逺過前代者尤當愛䕶而扶
持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刋
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
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按宋史誤作陳

按今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改正

駮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疾請祠歸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

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歳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

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
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䟽薦於朝召之以疾辭
時韓侂冑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
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
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
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
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
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意可謂兩得矣元定

賦詩曰執手笑相别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静以還造化舊物

閲三日卒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

易訓解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
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
未及論著曰成吾道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
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
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
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
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

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歿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將薦用之沈不就次子抗别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撫州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九齡幼頴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𤨏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

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録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揺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地濵大江俗儉

嘗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吕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

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第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

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嘗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懐於中而

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名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

給事中王信所駮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為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

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

郢之脅西當羌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税商賈畢集税入日增舊用銅錢以近邊改為鐵錢禁用銅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

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殁又語僚屬及家人以將終會禱雪明日雪洒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歳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金兵之未至也季宣為武昌令時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

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説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内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

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圍以習射禁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閲之而賞其尤者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揺樞密使王炎薦于朝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

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欵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李宣行淮西收以實邊李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黄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李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户而雜舊户為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
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
還言于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
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
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
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
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言
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倉卒成

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隳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庳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嚮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

諱闕夫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户部以歴付場務錙銖皆分隷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寛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譙責愈急季宣争之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

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張栻吕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于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薦於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

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極而後已而于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

頒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鄉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鄉在轉運司無異則内外為一體内外一體則寛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索所著書退以周禮説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賛讀紹熈

二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妃黄氏有寵李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乗時為利則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時方名内侍陳源為内侍省

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趨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録院修撰會詔朱熹

與在外宫觀傅良言𪧐難進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驚愕
臣不敢書行𪧐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
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宫明年察官交䟽
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
寶謨閣待制卒於家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
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
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

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名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葢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讐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士大夫之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

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讐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揺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

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帝覽頟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除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

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
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
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
為慝尤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
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果為侍從無以達陛下
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
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
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

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宫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帝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宫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宫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

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
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
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
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
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
御批有歷事歳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揺
知樞密院趙汝愚定議得請於太皇太后嘉王即皇帝
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

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奏曰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

巳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内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葢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

弱之勢而定其論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守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

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旣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庶能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矣除權工部侍郎佐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佐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佐胄懼以丘宗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寳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乃請於朝乞

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所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揺不可復制惟刦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刦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

往所向皆捷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
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來其
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置制使措置屯田
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
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
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䟦
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
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連絡東西三百里

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内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

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累進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贈光禄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讐未復之言重之然適自名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云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别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

學録兼實録院檢討官正録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稲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為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名為資善堂說書累遷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

說書非公禮毋孅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絡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宫僚以微婉受知立朝建明多務祕密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吕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

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説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㓜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兾太平旦暮至柰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揺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葢指虞允文梁

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衛青用事公孫弘為相茍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葢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帝佇思慨然

曰今壯矣可行也除敕令所删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
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委靡之
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卿意欲令朕立
規模爾光宗立累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
幼學上封事略曰陛下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
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
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
學又奏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寛民而其本莫

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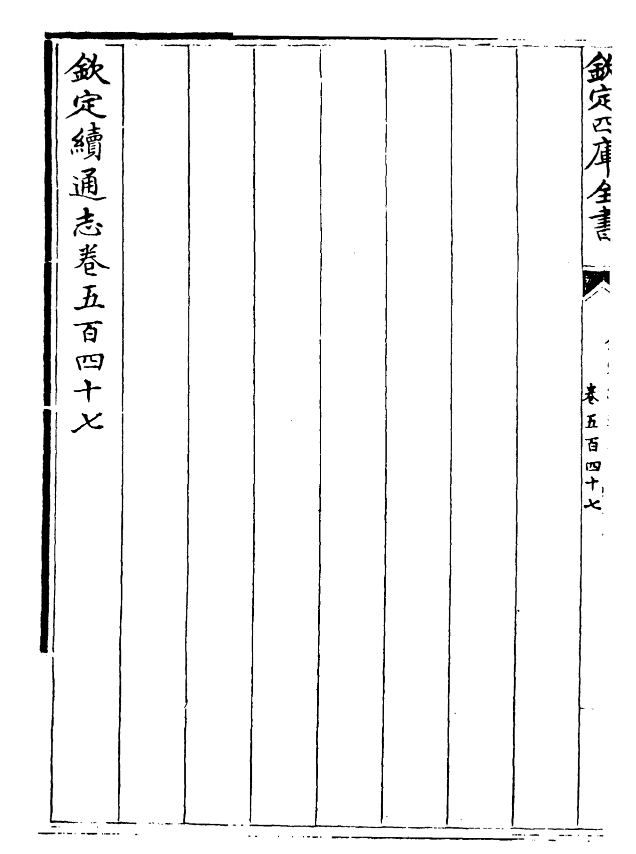
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令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起知黄州有勸侂胄以收名海内名士者乃召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

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鈐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

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温醇雅厚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羿除知臨安府師羿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羿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羿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

鹽以户産高下均賣者曰産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為乎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宫名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

奄至可不伸大義以伐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絶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懐附以一南北帝稱善尋卒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横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歴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八

儒林傳

宋九

陳亮　鄭樵　程迥

劉清之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今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

郡守周葵奇之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葢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葢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畧曰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

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

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

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

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疆土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

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絶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

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于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

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儁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與我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微澶淵一戰則我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歴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葢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

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我國者其積有漸也五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五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歴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争進其説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五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

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勤農桑務寛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南朝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别行教閲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

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紀綱以威海內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

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
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
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
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彊括郡
縣之利以為富加恵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
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
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
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泣事聖斷裁制中

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

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

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雖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

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宫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寛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甞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

矣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

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咨歎欲牓朝堂以厲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曽覿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覿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

日再詣闕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

而天下之公憤也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

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旣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

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掠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

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葢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

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

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大畧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　按名臣言行錄云孝宗朝垂拱殿成亮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宋史不載謹附識

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奚截中益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吕興何念四毆吕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佸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閲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

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誥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閲大對嘉其淵源

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乆不怠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乆之乃游名山大川

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邪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請修金正隆官制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侵邉也樵言歳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殂後果然髙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太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按宋史此下附林霆傳今改附忠義林冲之傳後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從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内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

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迴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没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迴迴曰大烈死貲産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㒀家平素所不快者皆罥絓逮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㒀訟不已會獲盜寧國㒀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

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刄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俟母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温

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别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乎按令文分財産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

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毋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師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儆天下民饑府檄有懇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迴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户也縣境不出貨賣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

從乃已縣大水無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迴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渡江以來未嘗全放恐户部不從迴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内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其子為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迴廉得之白于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迴力止絶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

此邦之民膏血也曽不是思而横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迥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迥言其事迥走告郡守月給錢粟迥居官臨

之以莊政寛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
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賔禮
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説
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
典祀不謁表隱德潛善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
行聽訟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
茍止貴溪民僞作吴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彦迴言匿名
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

及聞省寺訖報如迥言迥甞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
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
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
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户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
錄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
韻淳熙雜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與迥子絢書
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
句之儒而已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寃獄

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改建德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户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高安縣丞按宋史誤作萬安攷名臣言行録調瑞州高安丞今據改時江右大侵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内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

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内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薦于朝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闕閲來清之貽以書曰所謂羸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羸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

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於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其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黄縣茂良入為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之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

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㫖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

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嵗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奬改太常寺主簿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祠病者

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大清之皆諭止之差
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樁
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
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
買引為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
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
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
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

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費用有節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勤哉清之自常禄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

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
詞意質直簡而易從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
以燕諸生相與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
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
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
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為閱武場凡禁軍役於
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
張九齡韓愈寇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

劉翼宋死節内史王應之於右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病且革為書以别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别朱熹楊萬里周必大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

科及見朱熹晝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
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
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譽寓丹
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爲邵州錄事參軍死
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
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使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
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
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訟財見清之豫章

清之為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内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九

儒林傳

宋十

真德秀　魏了翁　李心傳　道傳

楊泰之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希元按宋史誤作景希攷四朝聞見録云真德秀初字景元樓鑰叩以字義真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鑰取詩註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

行止也真遠易為希元今據改

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來歸流徙之民

皆承之唯謹得無滋熳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覩敵情觀
吾政事令號為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
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
吾無以應比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伲胄自知不為清議
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
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
興而正道不傳令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
改秘書省正字進秘書郎又言暴風雨雹熒惑螭蝗之

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詆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我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

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駮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

閒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没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産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所籍民産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内變而返言于帝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為進取資顧

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専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矣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以祕閣修撰為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

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韓拯每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

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細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祝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驟增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後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豕寬弛

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毋喪歸明年蘄黄失守盜起南安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康仁功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别立慈幼倉設義阡惠

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稟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刼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刼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雲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

追封秦王含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

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帝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筱夫對遂擢筱夫直秘閣為監司德秀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奏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宫闈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蠧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

此心因極陳二祖中興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帝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理宗諭以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子

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𨽻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己而不

復給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
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死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
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狥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
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
苦貴糴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
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又有進取潼
關黄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
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

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名為户部尚書入見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禄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以疾卒帝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

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又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時相益以此忌之輟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幾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

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有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大學衍義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捄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

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為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有北伐之舉金地廣勢强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内修姑逭外禦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

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名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善俗

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尋復原官知眉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嘉定

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八年兼提舉常平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頥爵謚示學者趨向從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知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之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績大著游似吳泳年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

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强幹弱枝之獘所宜變通帝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録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遷秘書監起居舍人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境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

幾而恭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願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時相始不樂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寳慶元年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

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
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羣臣親講讀
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
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顔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
之勇願畧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
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
皆出爲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
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

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復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

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紹定四年復職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宫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
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田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
治了翁乃奏葺其城増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
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刱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
舉彌遠死理宗親政進華文閣待制因其任了翁念國
家綱常淪斁法度墮弛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

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煕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分别利害黎若白黑帝讀之感動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名還了翁及真德秀帝因民望並名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

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内小學等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侍讀同修國史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人所難言帝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定趙汝愚配享寧廟趣崔與之參預政事定履畝之命以寬民力詔從臣集議以抹楮獎儲闈才以

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力圖自治之策下罪己之詔分别襄黄二帥是非究見黄陂叛卒利害分任諸帥區處降附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荆湖軍馬兼江淮督府事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爈於避事遂受命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

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而賜御書
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
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
帥調遣援師襃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
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
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
為非故遽召還前後皆非帝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
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

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不允以疾卒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有用才不盡之歎詔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李心傳字微之隆州井研人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户著書晩因

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多賦斂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

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願陛下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

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三年致仕卒心傳有史才通故實所著有高宗繫年録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朝野雜記道命録西陲泰定録辨南遷録及詩文集弟道傳

道傳字貫之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户參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

闕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開吳曦反遣其客問道持

書遣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

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

內變可定抑使金知我國有人稍息窺覬曦黨以曦意

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

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

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遣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

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

著作佐郎見帝首言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人才未能彙進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

拯胡絜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剥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釋濫獄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讐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剥皆切中時病遂條

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名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臺諫闕失盡言

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郎官未就監察御史李楠
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
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
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
篤於踐履氣節卓然居官以惠利為本振荒遺愛江東
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猷可為心傳後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幾
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再調綿州學教授羅江

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書曰使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為旣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壎于法又罥絓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

能見危致命名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服除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廪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於朝名赴行在固辭知果州畸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宜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無奪於

邪說以救蠧蔽以新治功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帝竒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為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没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

何示人不廣乎詒直寳謨閣知重慶府為書以別丞相

曰帝相職事無大於用人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

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

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

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

史類歴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

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九